

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琉球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 (資料篇4)

メタデータ	言語: 出版者: 琉球大学教育学部 公開日: 2007-04-10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西里, 喜行, Nishizato, Kiko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352

琉球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資料篇IV）

西里喜行

The problem of the title to the Ryukyu Islands and the Attitudes of
Journalism in China (Materials, PartIV)

Kikō NISHIZATO

Summary

It is well-known that the problem of the title to the Ryukyu Islands had surfaced as one of the focu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cern in East Asia until 1880's since 1870's, and this problem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diplomatic issu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on the day.

Exactly at the same period, a lot of modern newspaper and magazine for chinese readers was launched in China. thes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come to accomplish the role as the medium by which the chinese nationalism was formed facing the foreign tension such as the problem of the title to Ryukyu Islands.

Some sheets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o represent chinese Journalism at the time are as follows; the Shenbao (申報), the Wanguo Gongbao (万国公報), Yiwenlu (益聞錄) in Shanghai and the Xunhuan Ribao (循環日報) in Hongkong.

In this text, the articles and the editorials printed to the above-mentioned four sheets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concerning the problem of the title to Ryukyu Islands are collected in order of the date.

*Dept. of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琉球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資料篇IV）

西里 喜行

目次

解題

一 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における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A 「申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B 「循環日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C 『万国公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D 『益聞録』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以上、第三八集）

第三八集）

二 「申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Ⅰ（以上、第三九集）

「申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Ⅱ（以上、第四三集）

「申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Ⅲ（以上、第四四集）

三 「循環日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

四 『万国公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

五 『益聞録』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

二 「申報」掲載の琉球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Ⅲ）

〔一八八二・五・二六、光緒八・四・一〇〕

○琉事議妄

日本西字報言、日本與中國較論琉球一事、現已由該國駐華之領事官與李傅相定議、得鑒妥治、未傷睦誼。至其如何議妄及章程案似、刻尚未知。此信如確、則不惟琉球之幸、亦中國與日本生靈之福也。

〔一八八二・六・五、光緒八・四・二〇〕

○摘録東報

日本報云、日庭刻下赶造五元二元等鈔票甚急、并新出五分鈔票、流行於市、將以便民□也、；又云、琉球未廢以前、他國人之要住而居者、國

禁頗嚴、自廢藩置縣以來、此禁遂弛。計現在日本人及別島人移居那霸港耕種者、有四千五百餘人。其移居者、皆勤於耕種。故所出之產、較土人爲多。貿易亦比從前暢旺。惟土人反以受困者衆、謂利益爲客民所佔、深懷妬忌。羣欲稟官設法將客民驅逐出境云。

〔一八八二・七・六、光緒八・五・二一〕

○福州近事

前報載福州兵丁滋事毆死婦女一節。茲閱福州西字報。：該報又言、琉球歷年入貢中國之使、皆由福州取道。今年仍照舊章、現已行抵福州。計琉人數十名、咸在省垣遊玩。惟琉人頗有譎智。船將抵閩、即將篷梳等物藏起、一似遭風困苦之狀、華官見此情形、乃酌給卹賞、并予以新梳新篋等物、以此欺華人而弋利、亦可謂有巧思而無大志。即此可見琉人之志趣矣。

〔一八八二・七・三〇、光緒八・六・一六〕

○琉球近聞

日本與琉球爲沖繩縣、今已五年矣。日人在該處設官置戍、數年來經費不貲。近聞該處官吏稟請日廷、欲撥給經費銀一萬五千元、以備設立施醫院及育嬰院用度也。又聞該處地方近來頗不安靜、因中山土族論立國王之事、各有意見、遂致互相爭論、分白・黑兩黨。白黨欲向日京迎回國王尚泰、仍尊其爲主、并欲爲自主之國、不願附於中國、亦不願屬于日本。黑黨以尚泰無能、不喜其復國、欲立尚泰之叔伊江王子爲主、并遣人往中國密訴、此事如果中國准行、日後願永爲屬國、不受日本轄治。故刻下兩黨以此不合、各糾約黨羽、視同仇讐。聞白黨致信尚泰、告知此事、尚泰即

傳諭黑黨、實其不忠、日後若得復國、定誅。滅其黨。伊江王子聞知此信、當日卽下船向中國逃遁。白黨探知、率黨往追、無如海天茫茫、蹤跡已杳、困而中止。然此皆琉人傳說、其確否究未得而知也。又五月中、有英國兵船一艘駛入那霸港停泊。該港人及首里士族、疑是中國發兵船來代其復國、莫不色喜。一時歡聲載道、皆稱從此可以遂其宿願、齊集岸沿觀眺。嗣見上岸之人乃是英國人、遂大失所望、將思慕之心變作恐怖、紛紛避散。日人觀之、莫不掩口胡盧云。

〔一八八二・八・二七、光緒八・七・一四〕

○琉球地震

日本新設之沖繩縣卽琉球國也。其地四面臨海、故常多地震之患。前月二十四日晚十二點鐘時、地忽大震、歷時甚久。計、那霸港被震塌石垣百二十餘處。次日九點鐘又震。較上夜略輕、亦震塌石垣數處。幸人民尚無損傷耳。

〔一八八二・九・六、光緒八・七・二四〕

○臺北東報

：沖繩縣卽舊時琉球國、於一月前、百姓曾與地方官□事後、經彈壓平靜。刻下、該縣請大坂府警察添派巡查六十名、撥往差遣。聞係與朝鮮齟齬故有是請。○大坂府下各銀行、恐與朝鮮有開戰之事、會議應助軍費、報効全額、以伸敵愾同仇之意。

（一八八二・九・二三、光緒八・八・一二）

○譯錄東報

東洋新聞紙載有琉球近事一則云、日人自改琉球為沖繩縣之後、諸事整頓、琉人大為欣喜、而該國有職官一人頗不以為然、欲與二三同志者、仍返其舊日規模、乃帶從者二十五人、潛行遁赴中國、人多未知。直至頒發俸祿之時、因無人領受、其事方洩。故近來日人之於琉球、格外防範、恐再有遁僻之事也。然中國並未聞琉球官員到來之信、或傳聞之未確歟。

（一八八二・一〇・一八、光緒八・九・初七）

○釋問

客有問於野史氏者曰、我中國朝鮮之役、睿算來自聖君、碩畫出於賢相、吏盡能謀、將無不勇、伐暴誅亂、而禍難悉平。曾不旋踵、可謂功昭名顯、威無不加矣。第以是役之仁明英武、不能無疑於前、且更有望於後、事所未解、殆有三焉。敢以質之吾子。國家撫有臺灣且二百年、設官置戍、久隸版圖。而山外生蕃、尚淪化外、王者不勤荒服、治之以不治而已。曩者生番戕殺琉球難民、何預日人事。乃假口於琉球羣島附近日本、小弱不足以自存、土地人民應隸日本。信如是言、則中國之地、東南皆盡於海、日本近我而小、固應屬諸中國矣。又謂臺灣番屠戮琉球商民、燬其舟楫、掠其財貨、興兵報復、非故爾琉球所能堪也。敢為請於大國、如得遂所請、聚而殲旃、誠大快矣。或殄厥渠魁罪人、斯得亦足稍洩冤憤而謝蒼生。倘區區之情、不蒙詳察、敵國雖偏小、不克佑我生民、深以為耻。訓兵講武頗思一試。而列國既已郡縣之矣。□□有年、四境無事、極其精銳無所用之、願得獵于番社回問以敵為敵、庶幾其許我平。然眾不可犯、怒不可回、將士

皆以敵為榮□□以止也。所言如是、告以問諸事為和、為戰、兩無所居。迨日人命將為督師、眾號五千、次於臺澎者傳千五百人、□□□中國水陸徵兵、集十餘萬之眾、備數百萬之餉、可以一戰矣。乃曠日持久、竟出於和、復以白金五十萬為犒撫□□□。若復相持二三日、東兵必走、以客軍多病死、不復能久留也。東兵既去、始縱兵入山、雖小有斬獲、割雞之勞、安用牛刀。此僕之未解者、一也。日人歸、以所獲分犒將士、復以其餘餉輪舟二艘、贈中山王。以為估舟常厄於風濤者、以舟仍舊製、未買帆、而輪莫能與抗耳。前之死于臺番者甚慘、然因是而獲償款、因償款而獲輪舟、後之航海者將受福於無窮、洵所謂此物此志也。中山王辭不受、日人怒其外於己、迫之使絕我中國、更遣使來告、侮傲其詞、責償成貢。論辯往復、議猶未決。已執其王、夷其國為沖繩縣矣。此僕之未解者、二也。越南、古越裳國、自漢迄明、屢為郡縣。曩以西貢之役、質三牙之地、輪十年之租抵償法人四百萬之軍費。□期既滿、軍費畢償、頓寒息壤之盟、實食商於之利、得隴望蜀。東京之笑、更為越人掌之。近以李揚才餘孽亂、越南、號為黑旗黨、法人復以代勦為名、致有今日之患。孰階之厲。實有攸歸。時事孔殷、何以處此。此僕之未解者、三也。吾子從事於學有年矣。上下古今、從橫中外、博而能約、得所折衷、必有以教我。野史氏曰：噫何辭之費也。越南自兼真臘并占城、阮氏代興、我中國曾張捷伐、屢勦我師而後臣服。其俗強□□馴、法人□□□一時亦難猝定。秉鈞者沈幾觀變、必能宏此遠謨、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也。海上琉球、自□失□□□□。明太祖賜以閩廣善操舟者三十六姓、貢舟來往、免徵其稅、國人賴之。故仰中國、□慈母而自□於嬰兒。萬曆、天啓間、始有日本之難。林享顧氏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云、册使至琉球、見日人露刃拒脅、網紀蕩然。逮入我朝、日人雖曾□執其王、以其地屬諸侯國、比於附庸、竟得釋歸。王其國如故。海國圖志、瀛寰志略所謂貢使中絕幾二十年

者、以此。夫琉球臣屬我中國與日本、孰後孰先、以時考之、何煩置辯。猶復委曲周旋、未即以軍禮見者、蓋寬日人深悔斯舉之過當、效法前人之所為、復其國而存其祀、用成日本之名、洵□人為善之美意。惜日人之不悟也。至於臺灣之役、防兵十倍於東軍無論矣。以二十五倍之地、百倍之衆、何怯於一戰、第以王者有分土、無分民、不忍兩國生靈之命消沈於鎗林彈雨中、聖君賢相胞與之宏恢乎無外、□可以常情測諸。客唯唯而退。爰以釋問名其篇。

〔一八八二・一一・四、光緒八・九・二四〕

○不祀忽諸

琉球開國之祖、曰天舜氏、歷傳至高泰三十四代、春秋祭祀、從無缺略。今者、該國王旅居日京、恐祖宗廟祀自我而斬、爰在旅邸妥祭先靈。嗚呼、帝闕上書、徒效包胥之哭、故宮回首、誰與箕子之悲。問五廟以安存。鬼猶求食、望九原而灑淚、魂兮歸來。語云、瓶之罄矣、維罍之恥。我豈獨為該國王惜哉。

〔一八八二・一二・八、光緒八・一〇・二八〕

○琉球近聞

琉球八重山島、港口狹而河身闊、鯨魚每多遊入。向來島民倚此為生、一年內約能獲百餘尾。今因器具不精、每年僅獲三十餘尾。現在沖繩縣官與該處議員會議、擬於明年將地方所收稅餘、撥助島民、設立捕鯨會社、并添置各種器械云。○琉球諸島所產赤糖、向皆納稅於日本。納稅之糖、例由大坂運至大藏省、入庫變賣、扣出稅餉。此例頗覺不便、今新訂規章、

凡納稅之糖、以後准在沖繩縣所設之共產會社、就近納稅、以免周折。○日廷近命陸軍將校數員、前往琉球諸島、測量水道、定期於下月開辦。○琉球士族、向視平民如草芥。現經地方官留心整頓、風氣稍改、前時官家子弟、在學校讀書、如遇平民子弟天性聰俊、教師將其文字取列在前、則官家子弟便歸家哭訴於父母、以為不公。其父母即不再令上學。今地方官不問官民、視為一體、總以選拔真材為主。故大戶雖多怨望、而平民則感激無窮也。更奇者、土人娶婦、新郎於吉期之先數日、其朋友必招赴妓家、歡宴數晝夜、然後就婚。新婦則于行禮後、即乘便□逸潛匿、必使兩家親友遍處訪尋數日、然後見面、重擇吉期合卷。自此始得琴瑟在御矣。

〔一八八三・一一・一三、光緒八・一二・初五〕

○紀念碑

日本改琉球為沖繩縣、派鍋島直彬為縣令、聞辦理數年、頗多善政。故日人特與該縣令立碑、以為紀念。其碑文曰、今上登極、政綱一新、廢列藩為郡縣。明治十二年、使松田道之氏諭琉球、藩王恭順、其年三月封府庫去、入東京。天子嘉尚、賜邸第、叙三品位。於是、改琉球曰沖繩縣。縣距京師七百里、在大海中。諸洲島三、隸縣者不可勝數、遠者至九百里。苟禦御失所、其變難測。非有德望可畏信者、則不得鎮之。朝廷選鍋島公直彬、自天子近侍出為縣令、原君忠順為書記官、住治焉。其初也、言語不通、上下情塞、公與原君苦心焦慮、去苛除煩、恩懷之、威禁之、隨俗雅化、事無遺策。行之二年、梗者以服、怨者以喜、吏治蒸蒸、庶民樂業。朝廷之深仁厚澤、遠光被於南方、猶嗟盛哉。此固天子查哲聰明、令佐得人、而亦舊主高察主審知神器所在、順天愛民之所致也。蓋幸願舊染、人之常情。斷情以義、非知大節者不能。如舊主、可謂賢耳。土民宜體舊主

之心，益遼朝旨也。夫當千古大變革之時，不傷一民，不戮一士，遐邇同體，皆浴太平。豈可不念其功德乎。有志諸輩，相謀紀事於石，以傳永遠，屬銘中秋。銘曰：政教並進，日赴文明，一視同仁，順天者榮。明治十五年十月十九日，西肥谷口中秋謹撰。

（一八八三・一・一四、光緒八・一二・六）

○邦交之道今昔不同說

交隣國之道，古人早言之矣。曰：仁者以大字小，智者以小事大，以小能字小，而小者不患欺陵，小能事大，而大者必不侵伐。斯言也，誠為國之善經哉。然降至戰國，已不能長守此說。至秦漢而下，則強弱衆寡勢奪奪奪，不但大者不字小，小者亦有時事大。如五代之結契契丹，以圖中國，宋之通金以滅遼，皆以不能自安其分，以致身敗名裂，而後世笑噫，何其愚也。中國幅員之廣，至本朝而極。昔時之所謂隣國皆係海內之地。今日之所謂隣國，則盡在海外。所與地脈相連，同在一洲之內者，除高麗・安南・暹羅・緬甸等屬國而外，惟俄國及日本而已。俄國之地，雖與中國同在亞洲。然在亞洲者，尚不及全境之半。日本則全土皆同在亞洲。此外英法德美以及同盟諸國，皆非同在一洲者，則其所以交之道，當必不同於昔矣。人或謂：日本取琉球，而中國莫能折之，以是為中國病。然此猶不足病也。琉球雖久屬於中，而其地則與日本為近。縱日本言琉球本屬日本分支，今特歸併之，初非夷滅之，此言亦未足為據。然為此區區，而與同壤之國遽開齟齬，似屬過當。故暫以大度置之。至欲從事高麗，則不能袖手矣。夫高麗雖大於琉球，然其俗尚拘泥未開，風氣政教號令，多因陋就簡，不克奮興。日人視之固不啻砧上之肉，以為不妨作琉球觀，及

中朝赫怒，命將出師，先發制人，為高麗削平內亂，日人無從蹈隙乘瑕。又自顧戰艦朽敗，兵糧莫支，一與中國構釁，致兵連禍結，為患無已，因遂退師罷兵，棄仇從好。此正日人之見幾明哲，而消患於無形也。若法之於安南，則情形不同矣。說者謂：安南服屬中國，歷有年所。法與安南立約，近在十年之內，正與日本之於高麗相埒。今西貢一隅，已為法人所占。而近復加兵，海內兵及東京。其相逼而來，正無異日之於高。中國若再置之不問，則安南將為琉球之續。其所關實非淺鮮。昨觀字林西報所載北邊西人來信言，此事業將議妥，各仍舊章，於中國則仍前入貢，於法國則仍聽保護，兩俱安謐，並無間言。從此隙可弭，而安南亦得其享太平之福。此其事似乎中國為弱，法國為強。且云：中國雲南兩廣強臣，倘以後有不善辦理邊事，以致安南仍多擾累，或安南亂黨滋多，中國不為勦平，仍可由法人為之布置。是不啻以安南讓之法人，而中國但擁虛位，以坐收其貢獻而已。則亦似非持平之道。不知今日邦交，實與昔異。昔在兼井之世，人人皆有拓土開疆之心，專以土地為利。今日則泰西各國之所爭，止在地上之利，初不欲兼并其地。故往往有與兵構怨，勞師糜餉，而其後仍不取尺寸之土。但立約增開埠頭，以為通商之地而已。前者中國不知西人情性，嚴守口岸，不與通商，而西人不肯罷手，必欲開埠而後已。迨目前允其開埠通商，盡給租界，俾得有貿易互市之地，則亦相安無事，並不見有侵占土地城池等事。如天津・汕頭等處之因地址不清，致啟爭端者，其所爭亦僅止碼頭漲灘數丈之地。但能折之以理，剖辨明晰，彼亦未嘗強爭。雖俄人因伊犁一節，與中國構釁，然現在和已成，舊地亦復。俄猶如此，法又何如。法人之於安南立約，將及十年，而西貢之外，不越雷地一步，近來之攻海內，蓋以黑旗亂黨有以挑釁於法故，激而成釁耳。今若棄仇尋好，各守舊章，則海內地方當還為安南故壤，而西貢一隅，亦與租界無異。第安南素無政治，不足自立，以至拱手聽命於法人耳。安南苟能

奮然自振、亦如高麗之除舊布新、則中國以待高麗者待安南、法人亦必以日人之待高麗者待安南。安南得法國爲之保護、得中國爲之蔭庇、雖有亂黨、勢將銷聲匿跡、亦不敢復萌故智矣。此信得諸西人郵寄、雖未能定其確否、然竊以爲、中法二國辦理安南之事、其道亦不外是。是亦深合於大舉小、小事大之理、初不必慮其懷兼井之心、而必有事於攘辟之舉也。爰據鄙見、如此。

（一八八三・一・二七、光緒八・一二・一九）

○譯東京日日新聞兵備論

今我政府將酒□各坊及烟草股份等稅則、從新改正。又制定米糧藥業各項稅則、聞每年全國□增稅金一千萬圓、至少亦有七八百萬圓。聞增□巨額係擴充海陸兩軍兵備之需、以期保國威。僉人民故、有此舉也。□人民義所□爲亦不敢稍鳴不服。我輩以當局者將此稅項存儲、不作他用、專供軍餉、是誠□我等夙夜之切望也。而廟堂所籌、果有此舉、所幸獲此巨款、以充軍□、則數年之後、可增四萬之陸軍、每年可添□艘之軍艦、足助我聲威。固我抱團、安我人民。如此可期我兵備充實、有濟於用也。或有竊議此舉、實爲中國之故、雖未見其實勢、然觀近來中國之舉動、陸軍講求西法、訓練八旗兵丁、去鳥銃而換洋鎗、廣購歐洲器械。此屢見於新聞。彼又新設水師局、合各省之兵船、歸一統轄設水師大將、屬之專辦歐洲堅固軍艦。此居何意。當此無事之秋、彼不遺餘力、未審或有要挾于□否也。然我前後兵備益急、彼此相形、豈可不力求預防之策乎。想廟議亦當以此理爲然、必不以我輩所見爲謬也。夫中國版圖廣大、半面接海、半面居陸、與俄羅斯緬甸西藏等國接壤、雄據亞細亞水陸要地。蓋□國之盛衰強弱、不獨關乎其國而已。寔關東南洋大局者也。在中國、近欲外保其國

威、內恃兵備、以安其人民、知從前國勢不振。盜賊竊發、故恩將防禦之兵、悉□整頓、以圖保其安危也。從前往往自損國威、受外國之侮、故不能與各國並尊。如前伊犁一事、彼知兵備不足、不敢示武於俄人、後幸議約得成、因此朝廷省悟發奮、蓄意海陸兩軍、力爲整頓、孜孜不倦、非有侵奪人國之事、實欲力固己國之形勢、俾他國無可尋衅。此乃中國決計于海陸兩軍明矣。如中國之大邦力籌兵備、此亦應爲之事、何足爲怪。但我輩見其如此情形、以東洋政畧大勢而論、誠爲可喜。既中國有防禦之策、此則催促我國擴充兵備之舉、尤願兩國兵有備而不用、庶得以此□持、不受他國之侮、得能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以保兩國威嚴。此亦我輩之所盼也。觀今日東南洋之大計、莫如與中國親和爲第一要着。此乃我朝野之所冀。想中國明者、亦必以此議爲□、若彼此既明此理、各去猜忌、我既不存惡意於□、而彼豈感禍心於我、各修兵備、各爲守禦之策、兩無相害。其法豈不善哉。但我自與中國立約通商以來、不數年間、生隙有三。一台灣、一琉球、一朝鮮。因此兩國交誼甚疎、而兩國人民亦各懷不相下之心、中國人則曰、日本國小、財細兵不過數萬、戰船不過數艘、不足畏也。我國人則曰、人怯而兵鈍、雖地廣財富、不足爲懼。如有機會、不妨試一勝負。此是今日兩國人民之常情。然人民風氣□□、雖欲親睦、亦不可及。惟幸人民今知中國有備、不敢生輕侮之心、而彼國人民亦知我國兵備充實、不敢啓蔑視之念。然後兩國除夫夙怨、講修親睦、以期邦交愈篤、昇平之局可固、東南洋氣運、得以挽回、可與西洋並尊、以故兩國親睦爲第一要着。由是觀之、我國擴充兵備、不但關於國威、抑□挽東南洋之政治矣。是以作此兵備論。

〔一八八三・二・三、光緒八・一二・二六〕

○東報雜錄

昨日三菱公司輪船來滬，帶來日本報言，日本使臣與高使同行赴高，於十一月念八日，行抵高京。念九日即謁見高王，呈進國書矣。又言寓居大阪・神戶兩處之華人，近來競購日本輿圖，未識其何故也。：又言日本近創商船公司，糾合股分。各處購股票者甚多，琉球人亦有投資者，而琉球王所買頗多，係托一日商爲之經手。蓋近來風氣大開，故購股者無遠不屆也。又言前有由中國載米運赴日本者，苦無售主，迄今尚在滯消。現擬改絃更張，將所餘之米，用商船運赴琉球出售矣。

〔一八八三・二・四、光緒八・一二・二七〕

○照譯日本時事新聞

接天津來信云，琉球一專，前經日本戶穴公使駐北京之時，曾與中國政府議商，將琉球之宮古・八重山兩島歸還中國，仍封尚泰君爲中山王，以繼尚氏血食。其時中朝不允。後戶穴公使因任滿歸國，此議亦即中止。當初議之時，中國人皆言台灣之事已受日本之侮，其輕藐大國，莫此爲甚。究其居心，實不可測，咸一戰以洩忿。幸斯時李中堂力顧大局，不肯輕啓弊端，得保此數年平和。至今論者皆謂李中堂爲怯懦，甚至有謗毀之語。然中堂亦覺兩難，不免憂心耿耿。此乃先年之情形也。至近來聞李中堂頗改前轍，與日本有非戰不可之言。但言一出，世界上當現出無數殺氣，我輩甚爲驚訝。如照近日傳言，中國政府擬派大員前來東京商辦此事。其確否，尚須再探也。

〔一八八三・二・一三、光緒九・一・初六〕

○日高近聞

日本報言，前此裁撤之武弁等，現在日廷復加用埃。：又言日本今年所加收之稅，計有七百萬圓。蓋以與中國議琉球之事，不能挾洽，滋兵端，故先籌此款，備軍用之用。茲核定一百五十萬圓，撥出兵部，三百萬圓撥入水師，尚餘二百五十萬圓，則儲之庫中，以待臨時接濟軍餉，或留待年濟之需也。

〔一八八三・二・一七、光緒九・一・初一〇〕

○固藩三策上篇

根深則枝榮，枝葉靡而根亦就萎。堂高則藩峻，藩籬撤而堂亦可窺。國家之有屬部，猶木之有枝葉，堂之有藩籬也。我中國開關最先，見諸紀載者已五千有餘歲。其爲治也，淑之以仁義道德，率之以衣冠禮樂，神靈首出，固萬國所瞻仰者也。我朝龍興，奄有中土，光被四表，威播荒，文德・武功震鑠今古，東西南朔罔不臣服。自海禁日開，西洋通市，中國藩屬之濱海者，漸被蠶食，英於緬甸，先肆其鋒，制以兵力，割其海疆，以布國里計之，失地四萬方里，緬之全境，共十二萬方里，蓋損三分之一也。布里每一，當英之四，英里每一，當中國之三，三與四相乘，數爲十二。推知每一布里得中國十二里有奇云。緬之海疆既失，遂退處於內地。國勢慷慨不可復振。其命固懸於英人之手矣。夫有國者，以陸地爲肢體，以水道爲氣血。舍肢體則氣血無所附，舍氣血則肢體無所養，割其海疆則尾閭塞矣。氣血不暢，其能久存乎。說者謂，英人之取緬也，意不在緬而在保全印度。今即據其海疆矣。徵其貨稅，足資軍。如探驪者已得其領

下珠。餘則鱗甲耳。夫復何求。是以二十年来、屢構兵端、并未越雷池半步。况乎主客相安、分畫疆場、久假不歸、已成往事。置之不論不議可也。若夫法人之於越南、則不然。法之國於歐羅巴也、雖以霸力相尚、擊破命第一、恃其兵力、幾致混一歐洲、乃屢勝而驕、進不知止、伐俄深入、天寒失道、狼狽奔還、精銳盡喪。諸國之以師從者、皆反擊之、破軍殺將、身爲降虜。英與諸侯王共暴其弱兵黷武侮衆動民削弱隣國之罪、放之於南洋、當斯□也。國勢危於紫卵、易君變法、倖獲僅存、數十年間、法之聲靈不出於本境、支疆屬地更無聞焉。迨擊破命第三、以首領攬重權復王號、修其祖業、慨然有繩武之志、與英意連兵擊俄維斯、耀師於波的海、直搗克龍斯達地、□□距俄都僅三十餘里、俄人□而行成定和議於法都。是爲巴黎斯約。未幾以兵下亞非里加西岸巴達里回邦八部之地、自負兵力天下莫強、且以英之屬部徧於諸洲、又攬有奧大利亞四洲可五印度諸邦、悉爲臣僕。錫蘭名島亦列版圖。萬里重洋可通呼吸、且視度如也。同治初、與越南尋釁、兵鋒既交戰、皆克捷。既而許越人議和、欲求割地而難於言、以實價軍費爲辭、需索百端、誅求無已、遂以四百萬許之。諗知越南貧弱、倉卒無以應、故迫其期、越人附其術中、請以九龍江上嘉定省與昆連之二省之租賦、加息抵之、署券十年。法人又言須自取之。始足徵信、然收民租賦而無統御土著之權、則百姓不親附、安能家諭戶曉、收其租賦以取盈哉。越人不得已□其署官治事、洎乎光緒紀元償租期、洲費踐□諾實敗前盟、復以東京多盜、越俎代庖、將據爲己有。東京古占城國、襟帶交廣、水陸之都會也。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他如日本雖小、地險而民強、於我中國、久成輔車相依之勢、乃惑于遠交近攻之說、窮伺我東藩、□奪我南服、籍根中國之動靜、以爲強弱。夫朝鮮也、越南也、琉球也、論其形勢、固有遠近大小之殊、而以體制言之、皆在藩服也。藩服之得失、即中國之得失。或謂、朝鮮、越南、我中朝名實俱重、故爾琉球則有名無實。

余以爲名重於實耳。實之不存、名將焉附、無者可借有策能籌。爰猷芻蕘、用希一得留心時事者或欲一觀其後乎。

（一八八三・二・三二、光緒九・一・一五）

○固藩三策中篇

越南、周爲越裳、秦置郡、趙陀乘亂自立。漢初屢爲邊患、後內附。自是或爲郡縣、或爲屬國、推終趙宋之世、未嘗一隸版圖。明鑿元業、日南九郡、隸交趾安撫司、并置參政按察都指揮指揮等官、以輯治之。迨黃福歸而復辟、即昇敗而罷討。宣德之後、遂列外藩、世受封冊。迄今已三易姓矣。其國雖僻處邊陲、而土地饒沃、物產豐阜、米穀之外、富有珍奇翠羽靈犀珊瑚瑁瑤魚鹽銅鐵、府海官山取之、足資重費。漢末卿士大夫、避亂而家。於是□者實繁有徒。其巨族多中原之苗裔、才能智慮、有大過人者。土人賦性強悍、因其俗而教以戰陣。當趙宋時、以兵攻占城、眞臘、侵奪其地、以自廣。二國於宋亦貢獻之邦也。以金□表文告難於宋、爰賜越南蠶書、誠訪而和解之、猶事兵爭、未即奉詔、紛紛鑿□、曾無已時。今之王、阮姓也。其高曾當仁廟之世、業米商人越南、干其王以兵事、頗見信任。舉兵攻占城。時占城、眞臘已合而爲一、故名占臘、一舉滅之、改其都爲東京。留鎮之王歿、新王幼冲、以入清君側爲名、遂代其位。我中朝命將出師、用張撻伐、奉表謝罪。因而授之。自是、內修政令、外啓封疆、事大睦隣、罔不盡禮、百餘年間、無所謂敵國外患也。迨咸同間、始有法蘭西之難、既質其九龍江上三省之地、復欲據其東京爾末情形、如前篇所述。曲直固自有在。然余製萬國公法序言有云、天下諸國力俾權均、而後可以論理、容其論理、而後有曲直、曲直判矣、斯有真是非、而後公法爲足恃。夫公法可以袖權力、而不可以敵權力。可袖者理也、而不可敵

者勢也。必有可敵之勢、而後可據理以繩之。此公法之足恃、而又不盡足恃者也。今者、越人之命固制於法人之手矣。爲和爲戰爲存爲亡、胥不能自主、欲救其難爲請諸法人可矣。不見夫相敵者乎。弱者傾仆於地、強者猶飽以老舉、爲之居間排難者、惟須挽強者之臂、握強者之舉、勸釋手而已。彼傾仆於地者、呻吟痛苦之不暇、苟免捶楚之是幸。豈復能辯其曲直是非哉。如居間者既婉言解釋、恃強者猶盛氣相加、將謝而去之耶。仰抗手揚言、詰其致敵之由、據理以責之也。是必自視其力能制與否、在我雖不能操必勝之權、在彼或不存輕視之志、更爲偏告傍觀、評其曲直、彼恃強者、迫於公議、勢將委曲相從、問敢持異。何也、居間者、力足以相抗、旁觀者又如是。其衆仍事倔強、恐爲所弄也。夫越南爲法人所弱久矣。恭焉不振、屢瀕於危。苟上國不爲之主持、魯其無鳩處不臘可爲寒心。昨閱電報、駐法公使曾襲侯、與法人商辦東京事宜、謂中朝之意、欲令法人據險自守、法人不得越安南以侵中國、中國亦不越安南以侵法國、此其一也。法國如議加兵於安南、必須先告中國、此其二也。法人欲保護東京、中國亦必同爲保護、所用諸費、中法均之、所得之利亦然、此其三也。烏乎、噫嘻、所議如是、即使法人事無不從。言無不信、兩姑之間、難爲巧婦大□、旁藩魁柄下移越不國無王矣。況乎法人未必我從耶。按、越南分九郡之地爲省三十有三、列中國之藩封、爲阮氏所世守、一民寸土非法國有也。前以三省之地十年之賦、抵償法人四百萬之軍費、期限已蹶矣。魚陰縱末歸、自齊人宜陽不遽許爲秦地。乃會議之言曰、中法不越安南以相侵、則是中國法國悉與安南土壤相錯矣。我中國粵西之鎮南關、滇南之迪化江、固皆與之接壤、法國則遠隔洋海、水陸無津、土壤安得相接。豈竟指九龍江上之地、爲法人所固有耶。費公出利均分、亦兩屬之辭、曲徇其意、而猶難必其我從者。蓋以法人意氣自衰、欲中國拱手以讓之耳。爲今之計、宜請局外大國如歐之德·美之美者、綜覈名實、秉公以判斷之、

當局者各執一詞、旁觀者自有定論也。

〔一八八三·二·二五、光緒九·一·一八〕

○固藩三策下篇

越南之役、吾謂宜德美諸大國自局外斷之者、斷以公法也。既以公法爲歸、則知有義理、不知有中法矣。不知有中法、則中國前此之所詰、法國前此之所爭、皆不得作爲張本矣。不復自爲主張、而後置身局外者、始克空諸所有以公法爲歸也。或曰、法人之面目手足起居飲食、有以異乎、無以異也。面目猶是也。手足猶是也。起居飲食亦猶夫人也。既猶夫人、豈有不知義理者。明知之而故昧之、惟便利之、是□何人言之可畏。縱使居間者裁之以義、折之以理、如法人莫之肯從、何。余曰、法人之必從、固非我所能強。萬國之公法、亦非法人所能廢、且也與、其曲徇法人之意、自爲越南求寬猶難必其我從、何。如馮局外之國執公法以與之爭、或可屈於衆議漫假法人仍弗聽從不從等也。□義正辭嚴、國體尊矣。況法人自視爲萬國中之傑出者、既列在萬國之中、何肯自處于公法之外。按萬國公法例載、凡地球上之動物植物、掌管已歷百年、不得藉端侵奪、動物植物且然、而人民可知矣。而土地無論矣。□何能必法人之必從乎。子何能必法人之必不從乎。且以情言之、朝鮮視越南爲更親、以事言之、琉球視越南爲更急、而其難皆自日人構之。解鈴繫鈴、皆日人操之、我中國第須爲日人言之可矣。按、日人自夷琉球國爲沖繩縣、日之國制、縣大於郡、故縣琉球、而治中山。爰以鍋島直彬爲令、邇來悉力經營、規模粗具。當光緒八年孟冬月、日人爲直彬立政碑於琉球、屬辭者西肥谷口中秋也。其畧曰、明治十二年、松田道之民論琉球藩士恭順。其年三月、封府庫去□東京。天子嘉尚賜邸第·叙三品位。於是、改琉球曰沖繩縣。縣距京師、東七百

里、在大海中。諸洲島之隸屬者、不可勝數。遠者至九百里。苟駕馭失所、其變難測、苟非有德望可畏信者、不足以鎮之。鍋島公直彬自近侍出爲縣令。其初至也、言語不通、上下情塞。公與書記原君忠順、苦心焦慮、去苛除煩、隨俗雅化、事無遺策、行之二年、梗者以服、怨者以喜、吏治蒸蒸日上、庶民樂業。此固朝廷明哲、令佐得人之效、而亦舊主高泰王審知神器所在、順天愛民之所致也。夫斷情以義、非知大節者不能。如尚泰王可謂賢耳。當千古大變革之際、不傷一民、不戮一士、邇邇同體、沐浴太平。豈可不念其功德乎。爰謀紀事於石、以傳永遠、屬銘中秋曰、政教并進、日赴文明、一視同仁、順天者榮。明治十五年十月十九日、某某義撰云云。更於琉球分建西式砲臺□、以扼衝要。又據日報載日本政府欲大張國勢、勤修遠略、祇以財用不足、故下令增稅、每歲可增千萬金、備購戰艦、已於德國幾魯廠、增購鐵甲船一艘、謂亞細亞洲諸國軍艦無出其右者。日君下令國中云、現當海陸兩軍擴充之際、各省院務期節糜費以濟餉需。日人志之所存、於焉可觀矣。然則日人紀碑於琉球、何非告諭琉人、藉示我中國也、明乎。其王爲日之外藩國、爲日之屬地也。既已收境內而郡縣之矣、則琉球之及也固宜。此日人之微意也。日人盡收琉球之地虜其王、恐中國實言必隨其後、含容至今、殊爲日人所不及料、然懸揣中國之志、未嘗一日忘琉球、恐終不免於詰責也。於是、碑以表彰之文、以引證之、穿鑿附會以實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杜中國之口也。不增兵置戍、不足以懾中國之心也。然而中國之口何可杜、中國之心何可懾哉。爲今之計、我中國使使東瀛、告以海東諸國大小相維、唇齒相倚、倘計尺寸之利而爲鷸蚌之爭、悉將有坐收漁人之利者、苟日人深惟大計、幡然改圖、能效楚莊之復陳、不爲莊之滅許、則琉球幸甚、日本幸甚、中國亦甚。如其仍弗我從、曲直固自有、在師曲爲老、直爲壯、不得已而後用之、謂之義兵。其勝負之形、不俾待二十五倍之地、百倍之民、以爲斷也。至於朝鮮、爲國

東藩、所繫尤重。當別著爲閩篇云。

〔一八八三・二・二八、光緒九・一・二一〕

○固藩三策閩篇

日本也、朝鮮也、琉球也、是爲海東三國。海東三國、日爲大、朝鮮次之、葢爾琉球、其小焉者也。按、琉球爲海間羣島、遠而望之、如流蚪之形故名。後易今字、而音實同。當趙宋興、始通中國。有明太祖嘉其恭順、賜閩粵善操舟者三十六姓。自是朝貢不絕、厚往薄來。貢舟運販食貨、例免其徵、示恤貧乏也。世受封冊、號中山王、以羣島較大者三、中曰中山、王都在焉。地方四百里、前山以那霸爲門戶、自那霸入港、水程六百里、中山即王、詩所謂那霸清江千里通也。前山當南洋之東、距日本境約七百余里。後山曰八重。其最高者曰太平、距臺閩爲近。然冊使之至琉球道、閩而南而南東、掠七洲洋、折而西行人那霸、始達其境。蓋彼國形□前山其門、後山其嶂也。疆域雖小、而形勢頗完、自爲一國、殆天成也。惜乎。強大之敵、實逼處此。近三百年中、世蒙日本之難、前歲竟爲翦滅。小國無罪、貧弱其罪可哀也。已琉球既折而入於日本。日人之意、遂專注朝鮮。我中國朝三國之君所持以無恐、賴以生□者也。乃今者、琉球國爲縣矣、王而虜矣。朝鮮則以內訌而召外侮、邦國之危、岌岌乎不可終日矣。於是、告難上國、命將出師、以鎮以撫未浹旬、而日人全軍而退、亂黨以次削平、黎元得以安堵。以時勢言之、振弱扶傾、似易於興滅繼絕。然琉球之事、難而實易、經畧三韓、易而實難。何也。琉球彈丸黑子、滄海一粟耳。徒以世列藩封、名重於實、日人取其土地、不足以自廣、收其賦稅、不足以自肥。不過藉以立威寬成霸業、繼恐中國之見責也、謂以山後來時、倘因而說之、中山可復、則漆人存祀、天舜氏之命可延、我中國之義聲滿天下

矣。若朝鮮則不然。其地十倍於琉球，所屬之咸境。平安二道，與中國毗連，真山表海，天府之國，固日人之所貪也。去歲，小試其端，未能得志，志不得逞，暫復相安。詎可視為無事，正宜及是時勵精圖治，懲既之失，則為亡羊補牢。防將來之變，則為調糶未雨。朝鮮勢成續弱，事尚可為警。諸○瘼之人，外症初愈元精，內傷因病後多方○補氣血中和，視平昔而體加健○加肥焉，實危為安，轉過為福。亂者治之，機于與氏所謂生於憂患也。為今日計，時政要圖，莫先於富國強兵，富國莫如開礦產通商市，強兵莫如造輪舟效西法。按，朝鮮之土壤，非不饒沃也。物產非不豐宜也。而國勢貧弱不克自振者，以泥古而不知變，為成法所拘，國庫貼匱有以也。明臣有言○貧民無貧地不因乎地之利而善用之，上有不足之慮，下有憂生之嗟。於是而藉口乎地之瘠，山川若能語，笑為之騰矣。夫天下愛道，地不愛寶，藏富於地，何如，藏富於民，諸道五金之礦可據。梅溪薛氏新輯東藩紀要，為權輿，剋期興車，次第舉行，以礦產所獲之利為造船製器之需，不難裕如也。至於各國通商互換條約，海禁既已廢弛矣。地利未盡，土產未備，彼藏寶而來者，又將挾貨而返，貨無窮而財竭，甚非朝鮮之福。有國者誇人以富，固足以動旁觀之觀，示人以貧，又足以致外人之輕忽，稽其境內所產藥材皮革，厥為大宗，江原道濱海之區，亦產珊瑚，質甚堅勁，色亦瑩○，以其地向陽而氣冷向陽則○之而生氣冷則堅而凝也。八道田畝之種豆者，皆宜參植木棉，或鏡。平安宜麻參植，百貨既充，諸商斯集，以有易無，大來○往，貧俄而富，弱俄而強，既富且強，守之以道，而猶謂敵國外患之弗去也。其誰信之。

〔一八八三・三・三、光緒九・一・二四〕

○東瀛雜聞

近來中日相交，漸○齟齬。恐不免有干戈之響。故日國趕造軍械，以備不虞。倘有兵端，日兵當由高麗取道，則陸軍可以直達中國，而戰艦可以防禦海口，糧糧器械，亦復轉○便也。

○琉球近況

日本鎮西日報述及琉球近況，訊之以供眾覽。據云，據沖繩縣某某來信稱，該地目下情形，到處結約，黨會盛為流行，舊藩士族分立三黨。其一稱為白黨，以舊藩主尚泰為主。其黨首前按司武某，即舊王之親家，黨勢頗熾。其二稱為赤黨。倡首者即前逃往中國之富川某，以仰慕舊德，崇尚中國政教為主，究竟不願屬於日本，黨勢平常。其三謂之黑黨。其倡首者頗為激烈，以廢舊王尚泰而立其伯父伊江王之字為主，如舊日之常例，兩屬於清日。該黨人約五百餘名，士族之貧悉如昔時而有○色，前時○家之伊江・富川・大村・與那原・玉川等諸氏，在首里街上，開一大古董店，儲積古玩奇器甚夥。其所排者，多有出色奪目物件。至目下氣候寒暑表大概尚有六十三度，蚊蠅已出，不久漸暖，夜間皆○挂帳而眠也。又聞沖繩縣行文大坂，請迅發巡查百名，來縣聽差云。

〔一八八三・三・四、光緒九・一・二五〕

○暹報云

香港西人致書於暹羅西字報言，近來中日因琉球一事，致有齟齬。恐駐暹羅之美國公使，亦將與議其事云云。究未知其確否也。

〔一八八三・三・五、光緒九・一・二六〕

○論琉人分黨

琉球巽爾之國、三部數十島、零落散布於東南洋。苟截長補短、曾不及臺灣三分之一。然其人心風俗、較之臺灣後山生番之羣野、南洋各番族之頑、蓋有不可同日而語者。緣其地自明初賜善操舟者三十六姓、於是、立國至今已五百年有奇。國雖弱小、而尚氏就其樸陋之道、以服事中期為主、因地制宜、簡易爲治、而實道往來商舟、出入中國、人文亦時有所漸染、敦尚禮義、懷挾忠信。其永爲中國之藩蔽、而不侵不叛者、有由來也。昨據日本新聞述該處近事謂、琉球遺臣、現分三黨、或則思念故王尚泰、欲其復立爲君、或則遵守中國之政教。二者皆不可謂非忠臣義士也。其最立異之一黨、亦維持兩屬中日之議、而願故王伯父伊江王之子爲君、觀其人心、可見日本籍口收養、夷[]爲縣、數年以來、該處之民未有能心服者也。蓋琉球尚氏開國、誰不知實受明太祖之賜。其間與日本往來、曾有因國小而信聽命於日本之事、日人以爲、前者既有此事、是琉球之立國、惟我日本之命、日本素以封建之制、分治全土、近來廢除封建改置郡縣、則琉球亦當恪遵新制。於是、削其守土、羈其故君、安置東京、而予以三品之祿。意謂、前者奉藩於外、今則[]歸於國、猶是我日本之親支也。不知尚氏世系本非日本、天潢而建國五百年、初未受其分封之賜、如此作爲、不特誣人、實則自誣、不[]有[]者之一、晒琉人計無復之、兵力財力均不能與日本爲敵。惟有拱手聽命、任其處置。而觀於今日之人心、乃知前年日本發難、我中國實坐失此機會、而未嘗之一爭也。夫今日三黨之人、其命意所在、大抵欲爲中國之屬、而復得尚氏之旨、然亦空抱此志、無從爲故主復仇。黨勢既分、其力更弱、而日人方大經營於沖繩縣、以播其開墾拓土之猷。其肯置黨人於不問、隱讓後患乎。故琉人亦如螻蛄當車、怒蛙鼓腹而

已。再閱多年則其人或奮志以沒、黨類雖多、徒見其冰消瓦解矣。中國之勢、自同治以來、已非昔此、日本通商不過十餘年、已欲龐然自大、爭衡於四洲之上。其初與中國違言、籍口[]臺番慘殺琉人之事、其意已示人以疏爲其屬也。當時中國與日人往來未久、無從知其國勢之虛實。故不暇深較、遽賠以兵費、郵銀而去。及前年廢置琉球、則日本兵力財力已見於各國往來。其所謂強者、不過兵艦三十、其所謂富者、不過國債千百萬。以中國近來之力、尚足以敵之、而且以口辨、不以兵爭、彼亦將窮理屈、不意竟[]兩軍相見也。乃中國亦以前之處臺灣者處之、懸琉球之地而我勿問也。遷琉球之君而勿勿知愧。豈中國之體統固當如是耶。竊謂、中國附海藩服、朝鮮與琉球、皆數百年之國、苟忘情於琉球、亦當勿介意於朝鮮、既介意於朝鮮、即不能忘情於琉球。琉球自知孱弱、日人雄視於東、爲中國之藩、即爲日本之屬、雖中國亦勿責其貳、而日本遽肆吞併之謀。此曲在日本者也。若夫朝鮮前者閉關絕使、不充他國通商、迨日本屢次要挾、而後帖然聽命、則或國人有特異議者、朝鮮之君與其政府、自當曲臂罕喻、使國中上下咸知舍舊謀新、力圖整頓。乃以守舊黨之不靖焚毀其使館、戕殺其官員、禍起倉卒、勢瀕危亡。四洲各國、皆曰朝鮮之不善自謀以取怒於日本、日人報之宜也。此又非曲在日本而曲在朝鮮者也。以琉球之不開罪於日人而中國姑置之、以朝鮮之得罪於日人、而中國反救護之、且日本之於朝鮮、甚有詞也、與兵報怨、局外勿敢阻撓。乃中國命將出師、尅期靖亂、而日人亦遂可已則已、不爲已甚然、則前年琉球之役、中國亦如救朝鮮者救之。吾知日人亦未嘗不爲三舍之難也。以是言之、豈不大可惜哉。夫琉人之三黨、與朝鮮守舊、開化顯分門戶者、其勢則異、而其心則同。中國之於朝鮮、目下既得開化黨之助、苟亦以救朝鮮者、救琉球、則琉人之心、又大可恃也。噫嘻、故國云亡、而人心尚繫其主、爲日人計、其能長保有此沖繩縣、使中國終怙然於琉球否也。

〔一八八三・三・九、光緒九・二・初一〕

○東瀛雜聞

又云、日本近來極意整頓軍費。中國之駐日欽使、將其所備船機等物、繕成華文、寄回中國。現聞、中國已有覆信、致黎星使、令其格外留心、謄譯勿得大意云。

〔一八八三・三・二五、光緒九・二・一七〕

○東報彙錄

東瀛報言、近來日本向德國購買鐵甲船兩艘。該船係前智利與秘魯構難之時、向德國購辦者。船已造成、而為德國截留、不復售與。現在乃為日本所購得、已由德啓輪、開往日本矣。至其船中機器砲位等、則尚未知其詳也。○東瀛報言、沖繩縣即琉球國、向有骨洗之例。習俗使然。凡中等以上之人、身死即殮、以銀飾美服入棺安葬。三年之後、掘出屍身浴以香湯、取其所揮首飾、就就親族中瓜分、以為記念、相沿成習、恬不為怪、名之曰骨洗。間有三年之中子孫不肖、家道中落、竟將其祖宗穴中首飾、質當於人、如屆三年不能取贖、其骨洗之例、亦就延不行。近來、地方官以為子孫者何忍將祖宗骨骸抵押於人、此種類風亟宜論禁。自示以來、雖不敢公然受授、然私押密當者、尚復不少。客有自琉球來者、所言如此云。

〔一八八三・四・一三、光緒九・三・七〕

◎中日高三國大勢論

坤輿四大土、惟亞洲占乎球面者最大廣、而亞洲諸國、又惟中國幅員最

大。從前地理家言、地不盡於西北、僅以中國東南濱海、而西北微外疆索無窮。自秦漢至今、戎狄之土、代有歸併於中國。然以本朝武功之盛、猶不過北臣蒙古、西服回羌、而戈壁沙漠、天山蔥嶺之外、其自為部落以雜處其間者、猶難俾指教也。顧、自今日論之、不特西北之地為中國之所不能盡、即東南海外、其地勢亦然。以天子守在四夷、宅中馭外、雖有兼容并包之量、而牧圉扞城、必有屏藩之蔽之致。故北界俄羅斯、西至天方、與阿非利加相望、西北則直隸歐洲各國、西南又隔一印度、然後盡海。為中國謀者、苟欲囊括金洲、不日疲開中以役徼外大非所宜、即曰贖武窮兵、有戾乎古人區畫疆宇之意。而就西北之所以不能盡者、準之東南、亦可見東南海外諸國斷斷乎非中國所應有也。顧、中國不盡有東南海外之地、而其勢又不能舍之。試觀、高麗一國、其地對中國如人之伸臂、而出自北面陸路與吉林省相連、直下至東、與山東、江南對海相峙、形勢天成、為中國之東蔽。以視他島國、如琉球瑣屑遠近數十島、拱衛東南一角、與南洋諸番族所居大小百十島、星散霧列、而不能掣其要領者、善有間矣。然或續或斷、地形不同、而為中國之外蔽、不同而同者也。從前中國惟齊魯濱海、久入版圖、漸而東南則今之江浙閩粵所□天都為夷。幅頓愈廣、而捍衛亦愈遠。高麗始封箕子、屬中國、獨早中間梗絕、自隋帝戕伐喪師、厥後又通中國。迨前明而永為不侵不叛之臣。其他若瓊崖、則始收於漢。臺灣則歸化於明。琉球立國、實蒙明祖賜三十六姓之惠。南洋諸島、亦漸通貢道以往來。本朝初興、先收高麗、然後圖中原、自高麗以南所以待海外者、一如前明。誠以國有藩蔽、而後可以長治久安也。若僅以力言、則當日太宗再征高麗、亦□破其國都、君遷兵潰、安在不可以得之、而必與之約誓爾我虞、我無爾詐、且如臺灣之外琉球南洋、又何以二百年來不遣一旅之師、往收其疆土地哉。前聖經營具有深意、後人固不得而議之。惜者、我不取之、而人轉伺其後也。高麗地連吉林、雖隔東海以立國、而壤脈固

自相通、乃其東面又有疆。然自異之、日本思起而併其地、幸在通商立約之後。彼此皆爲與國、猶有所懼而不敢逞耳。夫推國必有敵之義。日本之立國、實借□於中國、以中國四方皆有餘地、邊徼之外、環拱待命而已。得安居其中。若日本、四面皆海、地形狹長、即無敵人窺伺之患、而守禦策應平日亦苦其勞得地之一偏者、固不如中。天下而立之、爲易守也。然自改尚西法以來、自視富強、即欲大肆并吞之志。先取琉球、繼圖高麗、何其不自量也。蓋目前四海通道萬國、輪帆絡繹如織、日欲窺伺他人、安知不更有他國以窺伺其後、眈眈虎視之、俄無寧忘情於東寧乎。故日人今日亦深知立國之必有藩蔽、不敢力爭高麗也。上年六月之役、日人有辭、及見中國舉兵、而居然允得賠銀而去。是其政府之所籌畫者、已異於前數年矣。顧日既無取高麗之心、即不可無保高麗之策、何也、俄之雄視東方、何問於高麗、何問於日本、且何問於中國。三國雖有大小之殊、而目前皆當防俄。俄之注意者、宜先高麗、以水陸兩程皆極其便故也。然則高麗者防俄之樞紐也。高小而瘠、不能自固、乃不惜變終古之積習、而一旦以通商爲本、務其□汲汲焉求中日之援也。昨見字林西字報設論一則、意謂、日本今當與中國齊心協力、保護高麗、以遏俄人之謀、爲高麗計、而即爲己計之也。斯言蓋深知中日之大勢、而能攬東海之全局者。竊謂、日本與中國、既不因前年琉球之役稍有齟齬、又不因上年高麗之亂、互相猜忌、然則乘此間隙之時、正可竭拳國之力、以大造於高麗、將來高麗於通商之務、日有起色。國富兵強、中國在前、而日高繼之於後、彼俄人尚敢正視東海、而逞其狡焉思啓之謀也哉。因見此論自合於本報前論日高之意、爰申其說如左。

〔一八八三・四・一五、光緒九・三・九〕

○東報彙錄

沖繩縣之那霸港、新設海底電線。經大島以達鹿兒島。於四月間可期竣工。聞於五月初一日可通信息云。○花房公使爲駐俄全權大臣、已於十七日率同赤羽參贊、前赴俄國矣。

〔一八八三・五・六、光緒九・三・三〇〕

○論日本近事

有國者不務聖賢之學、行帝王之道、徒事富強、而能安其人民、保其境土。國祚靈長者、未之有也。斯道也、何道也。正心而修身、仁民而愛物。凡有血氣之倫、莫不尊其所尊、親其所親、所以維繫人心者、固結而不可解。國勢雖貧弱、猶足以自存、邦基雖傾危、猶足以延世。周之東也、王室卑微不能自振、而五霸迭興。桓文爲盛、莫不馮籍靈寵、以令諸侯相率尊王、而不敢去臣節者、且四百年。無他、其道得也。今之世去周遠矣。日本之爲國也、遠在荒服。然攷之古史、其地隸禹貢青州、□時有今昔之殊國、有大小之別、而其道則一也。按、日本於漢爲倭、繼惡其稱、轉音曰和、最後易今名。一姓相承、歷年三千、自開闢以來、享□綿延、未有若斯之久者。意、其立國之始、必以忠厚開基、德澤之及民者深、而其法制表裏相維、剛柔輕重盡得其平、無過不及之失、兆民賴之、克長厥世。書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又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不其然乎。然政尚寬和、其流弊極於柔緩、柔緩者弱、政尚嚴峻、其流弊極於殘酷、殘酷者亡。昔者太公治齊、伯禽治魯、齊嚴而魯寬、齊強而魯弱、而魯之亡也、後於齊。此其明驗也。日本自唐宋以降、勢成積弱、公室日卑、魁柄

下移、國君擁虛器、僅同守、府政在將門、當國者曰關白、曰太政府、將門或失去、柄政在家臣、當國者曰執權、甚或擁強兵、據關以東遙執事權、中外惶惶、視其喜怒以為慶弔、一舉手一搖足、海上瀛洲不□翻、名位雖微權傾人主、然必假王家威福、以令四方、而後刑足以徵、賞足以勸。惟名與器不能自為者、以人心猶未去王者自有真也。近歲、大更國制、罷封建為郡縣、以守令易列侯。今又汰官并地、分其全境為五部三府縣四十有一。其甲部東京一府、神奈·千葉·茨城·栃本·埼玉五縣隸焉。乙部大阪·西亮一府、兵庫·岡山·德島·和歌·廣島·愛媛·高知·山口·島取九縣隸焉。丙部長崎·熊本·福岡·大分·鹿兒·沖繩六縣隸焉。丁部山梨·岐阜·靜岡·愛知·三櫻·磁賀·島根七縣隸焉。戊部登馬·石川·宮城·長野·福井·秋田·山形·福島·巖手·新潟·青森·箱館·札幌·根室十四縣隸焉。其理財·製器·料民·備兵·立約·通商諸大端、胥取法泰西。是則是效。於是、大增兵艦、艦兵於臺灣。我中國以二十五倍之地·百倍之衆、是豈不能以一戰、乃蹙威持重、不屑與爭受禍、而還未幾、以兵力脅琉球王、納土請降、縣其國曰沖繩。而經略朝鮮之師、又見告矣。日人以爲、天下事高下在心、操縱自如。其志意彌驕、不可一世曰國之貧富強弱存乎人。因循百年、轉移一日、霸圖克建、吾其爲東英乎。觀其所爲、固有志於富強、而盡棄前型、求效太速。識者病之、加派開採以求富、而富殊難立至也。造船購砲以圖強、而強又未必也。且富而不克致強者有之矣。貧而不瀕於弱者未之有也。然爲國者、貧而弱之害小、因求富強而底於貧弱之害大、僥倖而富矣、非強固無以保富、既富且強矣、無道以存之、取禍尤烈、苟失其道、貧富強弱、兩無所居。得其道則貧可也、弱可也、富強亦可也。曩者、日人徒富強欲速不達、吾甚爲日人危。嗚乎、西國之富強、豈一日而可躋乎。昨閱東報、日君近時頗知崇尚聖學、屢召元田侍講入宮論語。明湖子不禁爲之色喜曰、窮而知歸、疲而知返。日君

其有悔心乎。悔則生權、懼則善心生哉。孔子之言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治國者事能敬信、人愛而用節、以時使民、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也。領畧此教語、已不可勝用彼中令之言、豈足信哉。

(一八八三·五·一九、光緒九·四·一三)

○日報彙錄

日本報言、去歲、檀香山主遣使臣、與日本政府訂約、內載招工之案、又云、自明治十二年四月間、日本廢琉球爲縣、政府即派鍋島直彬爲該處縣令、遇事教導、行日本制度。至十四年四月間、政府又委上杉茂憲代之。今年四月間、上杉茂憲調回東京、授爲元老院議官之職。□沖繩縣令一缺、政府即派岩村通俊任之。蓋沖繩縣一缺、政府定以二年爲一任也。

(一八八三·六·一、光緒九·四·二六)

○東瀛雜聞

三菱公司輪船、於昨午前抵滬、帶來日本新聞紙云、某日有琉球人數名、携有稟帖、欲來中國、不知所稟何事、至希納哈喇地方、爲巡捕所見、遂拘獲送官、不知作何辦法也。

(一八八三·六·五、光緒九·五·初一)

○屬國重輕說

大國之有藩屬、猶一身之有爪牙·指臂也。爪牙也、皆一身之所有、而

無所不用、其愛情者也。然渾而言之、固無所不用其借、苟去留是議、則重輕判然、殊未可等量觀也。今有人於此曰吾欲得子爪牙之一、子將去爪乎去牙也。抑兩無可乎。於是、踟躕審度、爪吾所愛也、牙亦吾所愛也。與其靳不與相抗而出於門、萬一不勝、所傷實多、寧去其一以保其餘。二者不可兼、留牙而去爪也可、無何。其人又謂曰吾欲得子指臂之一、子將去指乎、去臂乎。抑兩無一可乎。於是、踟躕審度、指吾所也。臂尤吾所愛也、與其靳不與抗、而出於門、萬一不勝、所傷實多、寧去其一以保其餘、二者不可兼、留臂而去指也可、無何。其人又謂曰、吾必欲得子臂之一、區區者、子其亦乎。乃憤然作色曰、母是何言也。臂可斷乎、輕則廢、重則、且無厭之、求貪不知止、假令得、又將請臂、請臂得臂、不又將請吾頭乎。於是、遂與之絕。夫有國者、未有牙爪不剪而先去指臂者、未有指臂得助而受制於人者。牙爪指臂、固不能自神自用、苟用之有道、保之勿失衛即所以自衛也。我中國開闢最先、聲教所被無遠弗屆、而荒服之外、要皆以不治治之、略示羈縻而已。藩屬之國有六、而書同文・行同倫・民同族、地近親、土壤相隣、成輔車之勢、而撫字之仁者、朝鮮稱首、越南其次、越南琉球、雖同文之國・民多閩粵之族、而孤懸海外、地小而瘠、不足以自存、殊未可以爪牙指臂喻之也。有加貧家失母之嬰赤、仰食於隣、憫其小弱、乳而翼之則生、絕之則死。是不能自為強弱、而視中國之強弱、以為強弱者也。我中國受其貢獻、垂六百年、入我朝尤恭順、朝貢以時、奉正朔惟謹、亦猶之孺子依依於父母、偶得飽餽餅餌、持以奉親之口、固無當於饑飽、為其父母者、靡不笑而受之。其物雖不足食、而孝之誠、藉此以將、親之慈愛之、亦因之有加無已。我中朝之於琉球君臣也、而父子之義該焉。今日者領引龍荒大舜氏之社屋矣、吾意、朝廷必將有以處此、第須計出萬全、料敵如射、挽強命中、而後發矢當盤、馬彎弓時、目中已無全的、慎之又慎、姑徐徐云爾。若朝

鮮也、越南也、自中國視之、固不啻爪牙指臂也。前歲、朝鮮民叛起、倉卒火日本使館、露刃壞王宮、排闥入寢殿、后易服出口匿於疏、閔氏之家、旬日之間、邦家無主、朝野惶懼、不知所歸。日人於斯時也、大發諸郡國兵、渡對馬島、次釜山浦、候進止、外侮內侮、同時並作、勢危迫、岌岌乎不可終日。惟時我大清徵兵七萬、分道出師、以資鎮撫、不旬日而禍亂悉平。此固朝廷一視同仁、振弱扶傾之義、而審形度勢、又未嘗不以指臂示朝鮮也。越南一隅、固我中國九郡之地、元明猶內屬、有明中葉、黃福歸代為鎮撫、失駕馭之術、遂底於亂。其部內有自立者、因而授之、幾等於唐代之河北三鎮。我朝乾隆年間、曾聲罪致討、服而赦之。初利其土地大哉。帝王之量、與天地同、其高厚、海隅查生、亦得含靈餽和、相休息、享昇平之福於無窮。乃自同光以來、屢構法人之難、始則畧相蠶食、繼而大肆鯨吞、驥驂乎不可遏矣。越之為國、兵弱力弱、誠不足與法比權量力、曠日持久、而我中國軫念屏藩、宜急其難。況滇南廣東西三邊之壤、與之大牙交錯、水陸可通、彼法人能越重洋之險、侵削越南、無所顧忌。又豈衣帶所能限乎。夫既以朝鮮為指臂、而越南洵我爪牙之屬、宜于指臂同其愛惜。詎容輕棄他。如緬甸暹羅也、固皆羈縻之國、治之以不治可矣。可與朝鮮越南、同其輕重也哉。

〔一八八三・六・一一、光緒九・五・初七〕

○東瀛瑣聞

琉球王尚泰君之伯父伊江王子、當其攝政時、威權赫奕、而一以守舊為主。及廢藩置縣後、退居邸宅、閉門謝客、足不履地者、業已四年、與開化諸人、茫然隔絕。本年忽改前轍、誦讀西書、與該處有志輩互相往來。聞者不覺欣喜。○近來沖繩縣不知因何事大為改革。該處官場各局長發

各官之濫斥罷□三四十名之多云。○日延近因安南事件、特派參謀本部
樞山步兵副將、取道中國、前赴安南、察探實在情形。如果萬一開戰、則
有添派將領數名、前往之說云。

〔一八八三・七・一、光緒九・五・二七〕

○東瀛雜聞

又大坂新報云、海軍省近以安法事件、擬派兵船前往該處、察看軍情。

現就消輝此數兩兵艦中選派一艘、以便前往云。○又云、近來琉球人之在
大坂地方收買古時刀劍者甚多。或謂、此種利器器不懷好意、將必有預備
逃往中國之事、究其形跡、實無此意、不過琉球性好刀劍、是以買以資學
習也。○又云、現任會計檢査局總辦岩村氏、前擬派往、查閱沖繩縣出入
費用、因事權有所不便、故特着暫授沖繩縣令之職、以俾事權歸一、仍兼
檢査局總辦。一俟查閱明白、即行歸京復命。至縣令一缺、將來當另簡別
員、前往接辦也。

〔一八八三・七・一四、光緒九・六・一一〕

○東報摘錄

沖繩縣人民、私自逃往中國者、實繁有徒。皆因該處官吏立法未善。刻
擬行保甲之法、嚴查戶籍、毋使再有脫逃之患。該處警察署、刻下極其整
頓、於巡査之中、擇其熟悉公事者、俾資助理也。

〔一八八三・一一・二二、光緒九・一〇・二三〕

○琉人可憫

寧波西人二十日來信登諸字林西字報云、二十九日、在途見有琉球難民
十人、因操日本語、設法與之問詢。據云、六月十五日下船、次日遭風、
水汨汨而入、隨波逐浪而去者。十八日、幸遇華船、救起十人。尚有兩人
已溺而死。三人亦病而死。我等十人至鎮海、爲華官所收留、送至府城察
問者、已三次矣。在租界行過、西人或以銀錢相賄、而皆爲官役等取去、
無異於囹圄之中。甚至謂若非華官相留、則我等尚可自行設法回國、不至
過於稽延也。該難民等所言如此。夫華官之視琉球、初不以爲日本之屬、
故待之無異於華民。竊願上海日本領事早爲籌一善法也。彼該西人所言、
如果屬實、則大非懷柔遠人之道。恐日官越俎爲謀、又將何以辭之耶。

〔一八八三・一一・二五、光緒九・一〇・二六〕

○書寧波西人論琉球難民信後

日本強詞奪理、自以琉球爲其所建之外藩。維新以來、法秦始皇郡縣之
制、盡廢封建。遂籍口以縣琉球、遷其王於東京、歲致□幣、秩視三品、
名存尚氏之祀、而實取中山之土。中國始以理爭、繼知日人固執、將因此
以敗兩國之盟、兵戎相見、人民塗炭、誠不免以小失大、是以暫置不問。
然在華人視之、則無異於進貢。道封之日。兩三年來、琉球遭風難民漂入
浙閩洋面、被巡洋兵船帶歸撫恤、按名資遣、仍循舊例辦理、由該省督撫
奏報、頒諸邸鈔、俾中外諸人咸曉然於中國之不忘琉球、而日本置縣設官、
不過日本自以爲是、無理取鬧、□可以示天下後世者也。或曰、此掩耳盜
鈴之計、迫於勢、不得已而然。如謂日人已滅琉球、中國視若未滅、即所

以存琉球・保屬國、不特貽笑他邦、抑無以對琉民。願、此等些小處、關係亦不爲輕。當日人相爭之始、華人皆曰、琉球之屬中、自明以來、兩朝國史彰明較著、日本同文之國、詎未嘗見。乃舍五百年中冊封・通貢之實蹟、而取證於洪武以前不可考之記載。欽差駐日京都、往復商辦、猶難判決。何況援救難民、區區小事。今日所不敢廢者、即可爲後來索還之據乎。不知中國能以理爭、則不需此爲證佐。今既不理、則琉球之事、無非日人爲政。閱年已久、將謂全無與於中國、且并無以繫琉人之心、而從此不能過問、故必存此舊例、以待將來之機會也。聖人愛禮、特存告朔之餼羊、即此意也。且前年日本之用兵於臺灣、嘗謂臺番伐殺琉人、日本理當問罪、是琉人遭風、日本宜救之矣。其救之也、謂爲其屬也。今琉人遭風、而中國收回撫恤、亦謂是中國之屬而救之也。以日本救琉人而可以廢國爲縣。豈以中國救琉人而不可以置君復國乎。目前暫示寬大、使其退意、而於些微之事、恪循舊章而不肯廢、固非無所爲而爲也。所惜者、有撫卹之名、而受撫之人並無實惠耳。中國風氣、不同泰西。國家定制、凡官給銀米、均極菲薄、官俸至百八十兩而止、米之斛數亦如之。兵糧月給銀一兩、所謂三分三也、滿營七分、七月亦不過二兩有奇。至於當差人役額給工食、尤爲數末。若泰西、則有數十倍於茲者。常年例給之款、尚且如此。何況或有或無、隨時支銷者乎。嘗見浙閩奏報朝鮮・琉球人民遇風漂入收養資遣之案內云、地方官按日給發難民口糧、每名米一升、鹽菜銀三厘。其米與銀、皆動支錢糧、作正開銷。夫果實給實領此數、不難餬口。奈經過地方、僅於接解時、由官點驗、或更委諸丞典、而縣令不親臨其口。所給銀米、均交差保分派、而實則差保並未派給、但於市中買飯食之、且不令飽。展轉遞解、及至修船工竣、護送放洋、該難民已苦累旬月、枯槁憔悴、不堪言狀。如以西人之工役與罪繫之囚相比、眞覺判若鴻溝。故以西人見之、無怪其竊竊私議也。俄於同治六年夏日、俄居杭城之鼓樓、取其高敞深遠、

炎歎不能入、納涼・讀書其中。一日、僧人皆出、惟余與友對坐、突來異服者四五輩、入室探視。見剩飯一盂・蔬菜兩碟、爭前掬食、似饑甚者。食已思歎、不解其意、傍徨四顧、見有淨面水盆、二人對捧以飲、態極慌張。余與友相顧駭愕、一人舉案頭筆、濡墨以出、大書粉牆之上、遍視之、則云、朝鮮國漢川人金某、朴某、於某日遭風漂至浙之乍浦、蒙送到此。意其記游也。少頃、市上羣兒哄然來觀。而縣役・地保亦至、擊之下樓。口中喃喃、若有恨語。余因是而知官給銀米之多被侵蝕也。蓋由海口送省逐程護解、差役等不過一日辛苦、而難民言語不通、既無資斧、又不解餽送之禮、標得此差、空勞跋涉、官給盤費、又不甚豐、宜其蝕及無多之銀米、而置難民口食於不顧也。竊謂、此次西人在寧波所見者、大都如此情形。夫以此區區者而實給實領、尚爲西人所不悅。況其爲侵吞之餘耶。中國官員辦事、虛文太多。吾意此事如務實在、莫若收留於海口、倍給口糧、不必解至省城、再行逐程遞送、庶地方官可免差使之煩、而該難民亦有速歸之樂。舊例雖不可改、而因時制宜、督撫何難入告。如再虛應故事、設因該西人之言、將來日本越俎代謀、是并魯廟告朔之羊蕪而不用、而自此中國人之心、竟不存保護琉球之見、烏乎可哉。

（一八八三・一一・二八、光緒九・一〇・二九）

○索取琉人

琉球有難人在寧波一節、曾經列報。茲悉上海日本領事已派員前往寧波、謁見道憲、欲索此琉人歸日本、撫卹資送。日領事并已發信至本國外務大臣處、請轉告知琉球、使其知此教人無恙云云。未識道憲聽其領去否也。

〔一八八三・一一・三〇、光緒九・一一・一〕

○琉人歸國

昨報載駐滬日本領事官、派員往閩寧紹台道、索取琉球難民一節。茲悉、日員問道憲、道憲答以此項琉人早於七月間、着鎮海縣令、送之歸國、詎意尚在稽留。但現在則已送之出海矣。該日員回稟領事、又發電音至神戶、請神戶撫憲將此情節告知沖繩縣令、傳諭該難民家屬、俾得心安云。